

我与他，平素不多见。但每次见，都会说起《邯郸梦》。每次说起，每次他的眼里都会闪出光来。然而末了，那光总会暗了下去，他会说，老了老了，记性和体力都大不如前，如此繁重的大戏今后不演了——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演了。

我口头在安慰，心里却恐慌。故而每次他出演《邯郸梦》，我必前往，算来看了不下七八场；到了后来，就连他演其中的折子《云阳》，我也必往。在戏院，我与他常见。

计镇华工老生，善诸艺，可谓全功一身，天机百变，能戏擅演极多，像委屈的陆游、清正的况钟，像失意的朱买臣、落难的李龟年，唱作形神俱达上座。不过我最爱的，还是《邯郸梦》中的卢生，其中缘由，半是汤显祖超尘脱俗而归静寂的思想，半是计镇华秉赋锻炼而臻化境的形象。汤显祖作《邯郸记》是在晚年，计镇华演《邯郸梦》也在晚年，貌似巧合，兴许不然。只怕惟有如此，方能将《邯郸梦》的思想与形象，融为一体。

思想之需形象来表达，犹如灵魂之需肉身以承载。但可惜两者往往难以匹配，要么内饬而外丰，要么表陋而里美。好不容易得兼，自会因珍惜而生短暂之苦，于是发悲喜，于是生恐慌。这个道理想必他最明白，也最感深切。他又曾说，一个演员，往往穷其一生也难觅一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戏。他自己算是极幸运的了，其实不该生得之恨晚的念头。我想，倘《邯郸梦》有知，或许也会这么想罢——哦，想起来了，我第一次看到那光，是在多年前的一个戏剧界座谈会上。那时我即兴为《邯郸梦》填了阕词，誊于便条，赶去洗手回座之机，放在他的桌前。他先注目展读，后抬头四顾，远远望到了我，右手举过额头，缓缓放下时蹙起了大拇指。我则双手抱拳向他还礼。

那一次，我和他初见。

汤显祖幼承渊源，饱读诗书，初有治国平天下之志，后因性格正直不弯而致仕途曲折，眼见理想幻灭，愤而辞官，专心作诗写戏。文人读书不是目的，只是手段，为的是养成并实现理想——他们总是从书本缓缓走来、向理想匆匆奔去的。不过，自知识成了理想后，他们大多便再也看不惯现实，心中早已埋下了牢骚的因子。一旦事业遭挫，那些牢骚更会无穷尽、无休止地进溢出来，含着偏执，冒着酸涩，直至令人由同情而生厌憎。汤显祖作诗难免如此，写戏却有独到之举——以道教当麻

药，以文学作针头，来疗治知识毁伤之痛、理想破灭之苦。《邯郸记》能够疗治的，不仅是他自己，更有后代无数个遍体鳞伤、等待稍愈的文人。对我而言，全剧药石最重之处，不在尾声的梦醒得道，而在云阳的仰天忏悔。这是我虽也“大梦觉来诸事空”，却在转瞬还魂之后，定遭千思万念加身，于是“转头又觅红尘中”。既然得道已无可能，惟有痛悔而已。当被五花大绑，临一刀之厄时，卢生仰天悲叹道：“想我卢生，家本住在山东。有良田数顷，足以御寒饿。何苦为求功名，落得如此下场！再想衣短裘、乘青驹，行至邯郸道中，不可得矣！”原来一切悲喜恐慌，皆非真相，真相乃是知识早被业绩取代，理想早被名利淘空，鲜活的生命先被抽干了水分，后被物质的稻草填成了标本。

艺人学技，犹如文人读书，为的也是实现理想。但因艺术理想比社会理想单纯明净许多，所以艺人比文人更能感到幸福。艺人当然也有恐慌，但他们的恐慌往往与幸福相连通，就像计镇华说的那样。于是，当文人的文字成了艺人的艺术，文人从昏暗的低谷里仰望，见到艺人正站在明亮的峰巅。

那阕词，唤作《行香子》——
烛下鸳鸯，朝上龙骧。运消也、枷铐银铛。蓦然惊觉，独踽空床。但衾儿如铁，汗儿如雨，月儿如霜。
百年实短，一枕偏长。慨人事、端的无常。邯郸羁客，明日何方。甚底事儿悲，底事儿喜，底事儿慌？

有一天晚上去看戏。戏长，散得晚了，不巧又下起大雨。正在檐下纳闷，忽听人唤，回头一看，是计镇华。他非常客气地邀我上车，问明寒舍地址，一脚踩下油门。年届七旬的老先生，居然将一台锈迹斑驳的老爷车，开得赛车也似。片刻寒舍已至，我拱手向他致谢，并说看您驾车的身手，戏还有得演，我还有得观。我还念了卢生定场诗的首联：“极目云霄有路，惊心岁月无涯。”他笑了，眼里闪出光来，说是从小打下的功夫、日久仰上的能耐，心与手眼同步，开快车是小事一段。不过演戏非同开车，须得随缘——包括随心和随身、随机与随便。不过听了你的吉言，我是相信能再多演几回《邯郸梦》的。

目送他的车如风驰电掣而去，我的心中诸味杂陈。有些欣喜，有点悲凉，也有几丝恐慌。却不明何故，更不解真相。当夜难眠，作了一诗——
当时文字业，形象见神工。
心与手同步，艺和文贯通。
阴阳循大道，悲喜送飞鸿。
不信苍髯里，垂垂是老翁。

究问篇载：子击磬于卫。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，曰：“有心哉，击磬乎！”既而曰：“鄙哉，硁硁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己而已矣。‘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’”子曰：“果哉？末之难矣。”

磬，古代打击乐器，玉制或石制，状若曲尺。荷，负荷。蕢，草筐。既而，不久，一会儿。鄙，多义，取庸俗又固执义。硁硁，音坑坑，击石声，其声单调、生硬；形容词词尾“乎”相当于“……的样子”。已知，宾语前置，即知己。斯，矣”两句，均有不同解释。考虑到是；斯己义为肯定自己。深则厉、浅则揭，《诗经·邶风·匏有苦叶》中的两句，解释不一，本文采纳“水深就脱衣渡过，水浅就撩衣趟过”。果，学者均解作形容因果敢、坚决，愚以为作副词果然、果真，也许更妥当。末，无，没有。

用现代汉语复述此章大意：孔子在卫国，有一天正在敲磬。一个挑筐的人从孔子门前走过，说道：有心思啊，才敲磬的呀！”一会儿又说：“真庸俗、真固执啊，一派

最是江南的冬春季，雪霁了，雨停了，连风也静静的，隐没已久的太阳重新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升起在东边的天际上。用不着母亲催促，我早早就爬起来，将堂屋里的两只木头架子安放到场头，再在架子上搁两根长竹竿，铺一席芦苇帘子，然后，让被子把太阳的气息传递给我，就像白帆借助风力，将一叶小舟驶往彼岸的桃花源一样。

没有人不喜欢松软的被窝所散发出的太阳的气息，那种无以复制的清新、清香。所以，当我几经搬迁，终于住进城里的一个新村，拥有一套朝南的两居室后，我就格外珍惜生活给我的馈赠。没错，这类房型的卧室并不算大，但经过改造后，整座阳台变成宽敞的玻璃窗，太阳可以自由地照进房间，晒到我的被窝上。

丁玲写过一本名著《阳光照在桑乾河上》，而我，只要有太阳晒在被窝上，静静地。

这是好几年前的一个秋季，我感冒了，幸而用了几天药，高烧终于退了。还有两天病假可以让我休息，我却担心是否还需要续假。这天早上，我

工作”过，虽然我不是“超龄常委”，仍例外地请我出席了这次聚会。那晚，已到中央工作的锦涛同志也来了，当他看见我也在场时，有点惊奇地问我，你怎么也超龄了？我赶紧将原因向他作了说明。他笑笑，没再说什么。

那晚大家如沐春风，其乐融融。一起话别，一起唱歌。大家要我唱了首我的代表作《说句心里话》后，仍觉得不过瘾，起哄要我再唱一首。鬼使神差，我选唱了一首流行歌曲《涛声依旧》。在大家的喝彩声中，锦涛同志微笑着说：“钧剑今天唱了两首歌，一首是说句心里话，说的是什么心里话呢？那就是第二首唱到的：何时拿张旧船票，再登上你这条船。”

不久，青联又增补了不少我们军队文艺界别的委员。

说这个故事，我是想通过它由衷地告诉大家，大凡从青联走出去的人，无论职位高低，都会时常把青联挂在心头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不会忘记青联——一个已经融入自己生命历程中的光荣符号。

明日请看
《决定人生轨迹的十年》。

我与青联

“子击磬于卫”

白子超

单调、生硬的硁硁声！埋怨没人了解自己，其实是认为自己正确罢了。《诗》中说：‘水深就脱衣渡过，水浅就撩衣趟过。’”孔子听弟子汇报后说道：“果真这样吗？那当然就没有什么困难了。”

“斯己而已矣”“果哉？末之难矣”两句，均有不同解释。考虑到是；斯己义为肯定自己。深则厉、浅则揭，《诗经·邶风·匏有苦叶》中的两句，解释不一，本文采纳“水深就脱衣渡过，水浅就撩衣趟过”。果，学者均解作形容因果敢、坚决，愚以为作副词果然、果真，也许更妥当。末，无，没有。

用现代汉语复述此章大意：孔子在卫国，有一天正在敲磬。一个挑筐的人从孔子门前走过，说道：有心思啊，才敲磬的呀！”一会儿又说：“真庸俗、真固执啊，一派

醒了，妻儿都上班、上学去了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只保温杯，还有几粒药片。我想把药片吃了再睡一会儿，却见阳光透过早已打开的窗帘，轻柔地晒进房间，落到我的被窝上。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温暖起来，虚弱的身体里，仿佛有一股春草萌发的力量传遍

经脉，让我恢复了往昔的力量。这天早上，我喝了满满一大碗粥，好香啊！

可惜工作的节奏越来越快，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变得繁杂浮躁起来。但我不想随波逐流，双休日早上睡个懒觉，算是我对自己身心的一种抚慰和补偿。

也就在今年3月下旬的一个早上，当我睡够后打开电视，调到央视综艺频道时，忽然发现那一刻正在重播“中国好声音总决赛”。我听到霍尊、费玉清演唱的《卷珠帘》：“镌刻好，每道眉间心上，画间透过思量。沾染了，墨色淌，千家文，都泛黄……”

那歌词真是精美，那气息、声腔、情感游刃有余，丝丝入扣，像极了周杰伦的《菊花台》。

我忽然有一种冲动：我要学会这首歌！不知记忆是否有误，几年前，我也是在这个频道听到在中国海政歌舞团交响乐团伴奏下，周杰伦所演绎的那首《菊花台》。我后来学会了这首歌，还曾在单位迎新联谊会上演唱过，博得几多喝彩。

在这个阳光晒在被窝上的早上，我又一次获得这样美好的享受。

当某一天早上，在啾啾的鸟声中睁开惺忪的眼，只见太阳晒在被窝上，枕畔是你风雪夜归的爱人的颊，夫复何求！

登高 褚建君

松风似海雪初霁，正月登高到浙西。持杖因知古道险，回头唯看白云低。行听山籁卧听鼓，坐爱空亭伫爱溪。指点三分春色早，得闲聊作弄潮儿。

清明植葡萄 褚建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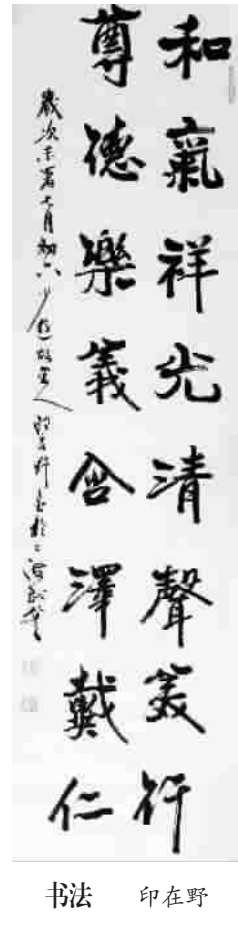
巧植新枝一尺长，藤君黑姓是藩王。漫翻沃土远车马，细理阳台作庙堂。梨栗荒郊堪可鄙，风云灵府任由狂。犀盘好整待佳客，雁柱弦鸣共品尝。

吊刘基 余德馨

一代帝师闻道先，晚年还隐翠微烟。郁离子探三才奥，烧饼歌传百世缘。奇计相时攻敌垒，忠心报国举高贤。如神制胜兼文武，青草坟头叹逝川。

故乡 房焕新

农时四野日苍黄，起伏田间稻谷香。不谓寒蛩成别客，却怜孤雁损离肠。虚帘深翠悬蒲日，隔院轻阴扑枣霜。村落无人故事远，东篱从菊总难忘。



（一）

一年一度的“五四”青年节又到了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曾经的青联委员们都会用短信微信互致问候，大家都会沉浸在青春的记忆当中。

我最早参加青联活动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。那时我还不是青联委员，而能成为青联委员当时也是难之又难。记忆中只有像施光南、姜昆这些功成名就了的“大腕”才有资格当委员。因此，二十刚出头的我对他们羡慕啊，觉得能做青联委员特别的“神圣”。于是，我对参加青联的活动积极得不得了，几乎是随叫随到。那阵子，每逢大年初一，我都会不顾年三十夜晚在央视刚刚参加完春晚的疲劳，一大早爬起来就跟着全国青联去慰问热电厂、邮政局、消防队、医院、首钢等工作一线的劳动者。到了“五四”青年节就会去慰问学校，到了“八一”建军节又会去慰问部队。九十年代后，热火朝天的青联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，全国青联组织我们赴新疆、往西藏、奔山东、进四川、去台湾、上内蒙古、下广西。尤其是我担任了

青联志愿者艺术团副团长后，“革命的重担”更是挑得起劲，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。在那些老、少、边、穷地区，最长的一次演了四十多天。在我连续担任了三届全国青联委员、常委后终因超龄而离开了青联，但只要青联有活动召唤，我都会挺身而出。因为做过青联委员的同志都懂得，当你一旦置身于青联的事业中了，就会明白自己是“正派”青年中的一个代表，应该懂得珍惜荣誉。荣誉重于生命。

（二）

胡锦涛同志刚从团中央调到贵州当省委书记不久，我们有一次去贵阳演出，同行中有青联的老委员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没想到晚上他竟来到了剧场看望大家。大家高兴啊，纷纷涌上前去与他握手，胡书记熟悉地叫出了每一个人的名字。那时候我还不是青联委员，不料他也亲切地说：“钧剑，你也来了。”我一下子有点晕，竟无言以对。

在青联中，无论职位高低，都习惯于去掉姓氏，以名字相称。这种同志间的友谊，充分体现了青联大家庭的亲力和凝聚力。

一九九〇年我们总政歌舞团赴西藏慰问演出，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锦涛同志来到了驻地迎宾馆看望大家，并在全团同志的热烈欢迎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会见结束后，我们先退场，当走到宾馆楼门口时，后离场的锦涛书记乘的车正好从我们面前驶过。此时只听见一声急刹车，从已经驶过去好几米远的车里走下了胡书记，他又一次走到我们面前，握着手叮嘱大家：“西藏天气变化大，早晚要多穿衣服，千万要注意当心身体啊。”

只要在青联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同志，大凡见到了曾经为青联工作过的任何人，都会主动走过来与你握手寒暄，这种对下级的和蔼可亲不摆架子，是一种美德，也是青联的光荣传统。

一九九六年年左右青联换届，我们总政一位领导觉得应该多换些基层部队的优秀青年当委员。因此，我与总政许多文艺界别的委员，都没能进入新一届的全国青联。按照惯例，每到这个时候，青联都会请因超龄而卸任的常委们，聚在一起开个茶话会，欢送大家。考虑到我在青联“努力

工作”过，虽然我不是“超龄常委”，仍例外地请我出席了这次聚会。那晚，已到中央工作的锦涛同志也来了，当他看见我也在场时，有点惊奇地问我，你怎么也超龄了？我赶紧将原因向他作了说明。他笑笑，没再说什么。

那晚大家如沐春风，其乐融融。一起话别，一起唱歌。大家要我唱了首我的代表作《说句心里话》后，仍觉得不过瘾，起哄要我再唱一首。鬼使神差，我选唱了一首流行歌曲《涛声依旧》。在大家的喝彩声中，锦涛同志微笑着说：“钧剑今天唱了两首歌，一首是说句心里话，说的是什么心里话呢？那就是第二首唱到的：何时拿张旧船票，再登上你这条船。”

不久，青联又增补了不少我们军队文艺界别的委员。

说这个故事，我是想通过它由衷地告诉大家，大凡从青联走出去的人，无论职位高低，都会时常把青联挂在心头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不会忘记青联——一个已经融入自己生命历程中的光荣符号。

明日请看
《决定人生轨迹的十年》。

我与青联